

经纬陇原 名载春秋

甘肃行政区划历史文化
和地名文化主题征文选登

主办单位 甘肃省民政厅 甘肃省老龄办 甘肃日报社

古泾阳——平凉建制之源

文/张志桦

泾水萦陇塬，古邑载千秋。在平凉市崆峒区安国镇油坊庄、泾河谷岸的黄土台塬之上，静静矗立着一座尘封三千年的故城遗址——古泾阳。从《诗经》西周纪事定名，到西汉置县入正史，再到北魏设陇东郡、北周更名肇启平凉，古泾阳一地串联起先秦地缘聚落、秦汉郡县治理、北朝区划革新、隋唐后世沿袭的完整脉络，既是古代西北边防经略、丝路东段商贸融通的战略支点之一，也是陇东文脉滥觞、乡土乡愁存续的重要载体。

正史的铁证。

古泾阳是汉代安定郡核心属县之一，建制早、地位重、区位险。此地扼守泾河谷口、泾河上游，是关中通往河西、朔方、固原的咽喉要塞，承担屯垦戍边、物资转运、丝路通商的多重职能。汉代在此推行移民实边，寓兵于农的治理政策，将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、礼制文化、郡县制度落地陇右，彰显了大一统王朝因地制宜、以点控面、稳边兴民的治理智慧。

故城现存汉代夯土城垣、壕沟遗迹，夯层规整、形制清晰，与《汉书》《平凉府志》记载完全吻合，实现文献史料与实物遗存的双向互证，是研究汉代西北区划建制、边防体系、丝路早期开发的活态地名化石。

北魏时期，古泾阳建制迎来历史巅峰，朝廷在此正式设立陇东郡，治所固守泾阳故城。据《魏书·地形志》及清代《平凉府志》考证，这是陇东二字首次纳入国家级行政区划名录，奠定了其陇原腹地的枢纽地位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政权更迭频繁，北方战乱不休，陇东区划几经废置、裁并、迁移，唯独泾阳故城持续作为郡县级治所存续，从未废弃。

三

古泾阳最核心、最独家的区划价值，在于它是平凉地名与建制的诞生原点，史料可考、方志定论、学界公认。唐代李吉甫编撰的全国地理总志《元和郡县志》卷三精准记载：“原州平凉县，本汉泾阳县地，今县西四十里泾阳故城是也。”这是唐代官方对平凉起源、泾阳区位的权威定论，也是后世相关史学研究的核心依据。

北周建德元年（公元572年），武帝宇文邕大刀阔斧整顿天下混乱区划，裁撤北朝兖州县，在汉泾阳县、北魏陇东郡故地，即今崆峒区安国镇区域，新置平凉县，隶属原州总管府。这是历史上平凉二字首次作为官方县级建制名称亮相，寓意平定凉国、安定陇右，承载着王朝平复战乱、稳固边疆、一统疆域的政治愿景。

北宋乐史所著《太平寰宇记》进一步佐证史实：“平凉县，建德元年置，属原州，取平定凉土为名。”从先秦泾阳地缘地名，到汉代泾阳县，再到北魏陇东郡、北周平凉县，一地历经四朝迭代、三变建制，完整见证平凉政区从萌芽，发展到定型的全过程。无古泾阳，便无古平凉，这处小众乡野古邑，是平凉千年建城史、区划史的真正源头。

四

隋唐之后，随着陇东局势稳定、丝路商贸繁盛，平凉县治逐步东移至今平凉城区，古泾阳自此退出官方政治中心，由郡县城治蜕变为乡土古地，隐匿于田垄沟壑之间。虽建制降级、声名渐隐，但此地依旧是丝路古道、边防要隘，千年屯垦戍边、商旅往来、民族交融的历史深深扎根乡土。

历代文人西行过陇，多驻足此地、题咏抒怀。唐代诗人李益久居陇东，其《从军北征》中“天山雪后海风寒，横笛偏吹行路难”的边塞意境，正是以泾阳古地、泾河边关为实景创作；宋代诗人张舜民西行过泾阳古道，留下“泾水桥边路，风沙塞北天”的诗句，描摹出古泾阳丝路古道、边塞苍茫的独特风貌。这些传世诗词，为古地名赋予了浓厚的文学底蕴与时代印记。

老辈人人口口相传故城繁华、驿道旧事、戍边轶事，保留着老泾阳、古县址的专属方言称谓，田垄、残墙、古泉、旧道皆是乡愁载体，留存着原生态的陇东农耕民俗、边关文化、丝路记忆，成为区别于商业化名胜地名的纯粹乡土文脉。

读懂民乐

文/杨燕

祁连雪峰融水，蜿蜒滋养河西走廊，也在丝路腹地孕育出民乐这片沃土。从县名里的治世祈愿，到峡谷天险的兵家印记；从古城遗址的文明密码，到村落田垄的烟火乡愁，民乐的每一个地名，都是刻在大地之上的文化坐标。它们承载着“民治、乐成”的愿望，更书写着中原与西域交往、游牧与农耕共生的厚重历史。

“民乐”二字，是这片土地最响亮的名字，也是动人的文化符号。1929年，这片曾名“东乐”的热土，取“民治”“乐成”之首字更名，将“人民安居乐业”的期盼熔铸进政区之名。

回溯历史，民乐的政区沿革与河西走廊的命运相连。西汉置氐池县，开启中原王朝在此地的行政建制；魏晋南北朝设金山县，见证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碰撞交融；从氐池到金山，再到东乐、民乐，每一次地名的变迁，都清晰勾勒出河西走廊从游牧战场到绿洲家园的跨越轨迹，也印证着中央政权对西域的经略。

撑起民乐地理格局的，是雄奇险峻的扁都峡。这条古称“大斗拔谷”的天险要道，南北纵贯27公里，如一把利剑劈开祁连山脉，成为甘青交通的“咽喉”、丝路南线的必经要冲。这里是英雄的舞台：汉武帝元狩二年（公元前121年），霍去病率大军穿越峡谷，披荆斩棘冲破匈奴防线，奠定河西四郡设立的基础；1949年，王震将军率将士由此挥师北进，以铁血之势解放

河西。峡谷之中，“黑风洞”留存着汉军堵风破敌的传说，如今圣天寺的晨钟暮鼓与周边的金色花海相映，让这片土地既有金戈铁马的雄浑，又有烟火人间的温情，成为丝路咽喉上永不褪色的文化地标。

民乐的老地名，是解锁河西走廊文明密码的钥匙，每一个名字背后，都藏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，留存着可触可感的文明印记。

永固古城，当地人亲切地称之为“算盘城”，是民乐历史文明的浓缩。这座古城曾是月氏部族的都城，也是匈奴单于避暑休憩的胜地，更成为汉代皇家驯养战马的营盘。古城形制独特，南北两城形如算盘刻度，9米高的夯土残垣依旧雄浑。漫步湖畔，仿佛能听见月氏族人的马蹄声回响，也能读懂匈奴失去焉支山后的慨叹，这里不仅是古城遗址，更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交汇共生的活化石。

与永固古城齐名的，是承载着兵家智慧的八卦营村。这片土地因西汉名将霍去病在此布八卦阵击退匈奴的传说而得名，四百二十万平方米的营盘遗址，至今仍清晰可见外城、内城、宫城的格局，四米高的夯土墙与十米宽的护城河，无声诉说着当年的军事雄姿。村旁的八卦汉墓群中，薄胎陶罐、弩箭盔甲等文物相继出土，与县博物馆收藏的“一刀平五千”古币等文物相互印证，勾勒出汉代河西地区军事防御与民生发展的全貌，成为民乐乃至河西走廊军事文化的重要实证。

六坝镇，则深深镌刻着农耕文明的演进轨迹。洪水河沿岸，先民们逐水而居，每隔十里便修建一座水坝灌溉农田，第六座水坝所在地便得名“六坝”。与“四坝”等地名共同构成的水系网络，绘就了民乐绿洲的灌溉图谱，也见证着戈壁变绿洲的艰辛历程。镇内东灰山遗址的发掘，更让这片土地的农耕历史追溯至五千年前——炭化粮籽与石镰的出土，证明新石器时期的先民便已在此开启农耕生活，让“坝”系列地名有了跨越千年的文化根系，也印证了民乐是河西走廊农耕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。

如果说老地名是民乐的“文化骨架”，那么无数小地名便是填充其间的“血肉”，它们藏在田间地头、村落河畔，盛满了寻常日子的温情与趣味，承载着代代相传的乡愁。

三堡镇的“三坝堡”，六坝镇的“六坝村”，直白记录着先民治水营田的智慧。“坝”字背后，是戈壁滩上引水灌溉的坚守，是先民们用双手把荒芜土地变成良田的执着；“上柴”“下柴”依河流方位命名，“汤庄”“吴庄”以宗族姓氏聚居得名，这些质朴的称谓，勾勒出农耕社会的生活肌理，留存着宗族聚居的文化记忆。

在民乐的乡村，小地名与乡愁紧紧相连。童子坝河畔的村落后，老人说起“黑风洞”，不是讲述历史典故，而是告诫孩童远离悬崖险境；永固古城旁的农户，会指着残垣断壁告诉晚辈，这里是当年的单于王城。每一个小地名，都是长辈对晚辈的言传身教，让霍去病的传说、古城的兴衰不再是史书上的冰冷文字，而是融入春耕秋收、柴米油盐的鲜活记忆。就连扁都峡的“石佛爷”岩画，也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符号意义，成为当地人对风调雨顺的期盼，对美好生活的祈愿。

从扁都峡的雄奇壮阔到八卦营的神秘厚重，从“民乐”的祈愿到“六坝”的坚守，民乐的地名构成了完整的文化坐标体系，它们共同编织成一部镌刻在民乐大地上的文明史诗。

社棠：地名里的文明印记

文张晓燕

正如史学家钱穆先生所深刻指出的，华夏文明的孕育“并不专赖黄河自身，它所凭依的是黄河的各条支流”，每一条支流及其滋养的角落，都是古代文化的重要摇篮。在天水这片被誉为“羲皇故里”的古老土地上，留存的众多历史悠久的地名，正是这种支流文明璀璨光辉的见证。天水市麦积区社棠镇丰富的地名与文化遗存，是一部微缩的陇右历史人文读本。

“社棠”一名的核心文脉，直接根植于《诗经》。《诗经·召南·甘棠》以“蔽芾甘棠，勿剪勿伐，召伯所茇”起兴，歌颂了西周召公奭（召伯）在甘棠树下听讼决狱、施行仁政的事迹，寄托了民众对清廉、贤明、爱民官吏的深切怀念与永恒期待。据地方志记载，社棠旧称“社树坪”，明清时期乡人因仰慕“甘棠遗爱”之典故而更名。“社”代表一方水土的根基；“棠”即召伯甘棠，象征仁政爱民的理想。

社棠镇所辖的“绵诸村”，其名源自先秦时期活跃于陇山以西渭河流域的“绵诸戎”。绵诸戎是西戎的重要一支，曾建立政权，与早期秦国长期并存、时有争战。据《史记·秦本纪》与《括地志》等史料考证，绵诸戎的政治中心即在今社棠镇绵诸村一带，此地北倚邽山，南临渭水，扼守要冲，是古代部族择险而居的代表。

从秦穆公时代“益国十二，开地千里，遂霸西戎”中将绵诸纳入管辖，到西汉王朝在此设立具有羁縻性质的“绵诸道”，再到北宋名将杨文广为防御西夏而在此修筑鸳鸯城（后世民间附会为“杨家城”），“绵诸”这一地名，清晰地标记了从独立的戎族方国，到被纳入中原政权行政体系，再到成为中原王朝边防要塞的历史轨迹。它完整地呈现了古代边缘族群从冲突、接触到逐渐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漫长过程。

地名亦蕴含先民的空间认知智慧与哲学思想。中国古代“山南水北为阳”的方位命名法则，是古人认识自然、表述地理方位的智慧结晶。社棠镇的“向阳村”，因位于渭水之北而得名，正是这一古老哲学的直观体现。

更具文化价值的是，这个符合地理哲学的地名，与一位伟大诗人的足迹产生了交集。唐肃宗乾元二年（公元759年）秋，“安史之乱”硝烟未散，诗圣杜甫流寓今天水秦州。据后世学者考证，他曾因渭水暴涨受阻，于今向阳村地域结庐暂居。这段困厄中的短暂停留，因其主人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至高地位而被赋予了永恒的诗史光辉。

此外，从元代关陇古道的驿传体系来看，社棠（时称社树坪）处于长安西出，经秦州（今天水）通往狄道（今临洮）、河湟乃至西域的要道之上，是控制牛头河入渭口的重要水陆节点。作为驿路枢机，它曾见证使者往来、商旅络绎、文明交汇的繁忙景象，是甘肃作为丝绸之路黄金段、东西方文化交流大通道功能的微观体现。

民乐扁都峡风光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